

雁郊原乡

纳鞋底

■陆亚利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已是穿手工布鞋的最后一代。那时虽有了胶鞋，因为花费不起，我们热天多打赤脚，春秋天穿单布鞋，大冷天穿絮鞋。手工布鞋，面子、衬子用做新衣裁剩的碎布，鞋底用旧衣裤的废布，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。

有条件的人穿解放鞋，显得特别时髦，走起路来脚底生风。穿着旧布鞋，瞥见人家穿解放鞋，似乎有点抬不起头来。也想时髦一回，积攒牙膏皮、鸡胗子皮、废扣钉，摘收蓖麻子、乌柏籽，一心换钱买解放鞋。大半年过去，储钱罐里几乎没有毛票，硬币碰撞罐壁的声音，仍是稀稀落落。

小孩子走路，遇水踩水，逢泥踏泥，没几个会珍惜鞋子。布鞋总是不经穿，新不得两三个月，不是帮口脱线虚边，便是鞋尖冒出脚趾。见一双半新的布鞋，又磨出个窟窿，女人一脸愁苦：“伊不晓得爱惜，咯鞋吗做得赢啊，怕要打双铁鞋得你穿！”责怪归责怪，心里又在张罗着做新鞋。

夏秋的大太阳天，女人趁闲糊做鞋的布帮子。翻出些旧衣裤，拆剪成一张张布块，洗净晒干。篦一盆子米汤，取下两扇门板，用棕刷糊上两三层布块。竖起门板，靠在稍稍背阴的屋垛，免得布帮暴晒起壳。布块形状不一，颜色有深有浅，班杂的几何图案，有点像一幅简洁的抽象画。

晾晒两三日，布帮子干透，透出淡淡的米香。“嗤啦”整块撕下，拿在手里晃动，发出薄铜板般的喃喃声。依照备好的纸样画线，在布帮子上剪出拱门形鞋帮。外层粘深色鞋面布，内层粘浅色里子布，帮口实针滚边，帮底虚针锁边，单鞋帮子成型。讲究一点，可用各色丝线，在鞋帮正面绣些花。若做絮鞋，一般要开中缝，分两片铺夹棉絮，细针绗缝，再滚边锁边。絮鞋帮子常用灯芯绒布，底子用窝绒布，厚实保暖。

贴鞋帮子并不难，做鞋的大头工夫在纳鞋底。女人找来挺括的画报纸，剪出鞋底纸模，照着纸模，剪裁一摞长短不一的鞋底布帮。调煮半把锅面粉浆糊，一层布帮一层旧棉布粘贴，拿木刮子刮平。至半寸多厚，修齐毛边，裹贴两层白棉布，就成了鞋底坯子。坯子干透，一张张放到板凳上，用三四寸长、镂空花纹的铜钉锤，反复捶打密实。捶完的鞋底，装进针线筐箩，备着慢慢扯鞋底线。出了集体工，煮饭洗衣，管好孩子，女人的空闲时间，大都交给了纳鞋底。

女人端出针线筐箩，无名指套针抵，双臂戴袖套，坐上矮板凳。拈出线头，扯动线穗子，剪下三四尺麻线。粗大的线头轻易穿过针孔，回折半尺，单手绕住线尾，打个死结。手持针线，往头发缝里梳划几下备针，润滑针尖，再沿鞋底坯子一端起针。插入一截针尖，以针抵顶住针尾，单指往上推顶，冒出鞋底正面。顶出半截针杆，拇指食指合力扯带，拽出麻线，四指绕线，用力绷紧。朝下方循环一次，凸出一粒米长的线脚，才算完成一针。

鞋底又厚又紧，每顶一针都很费劲，女人憋足一口气，常常把脸憋得通红。扯针打滑，有时拿手巾包着，猛力往上一撒，线头出来，长舒一口气。有时实在撒扯不出，借牙齿帮忙，老虎钳一般咬住，慢慢拔出针杆。过了半个时辰，新添一两行谷黄的线脚，大片鞋坯子依然光洁如初。有了煮饭、浇菜、奶孩子之类急迫点的事，便要放下针线活。横绕麻线，别好针杆，取下针抵，将鞋底搁进筐箩。

冬闲和春雨天，有时队上特许妇女放假，正宜做女红。女人爱热闹，喂完猪，吃过饭，扫好地，凑到堂屋阶基，扎堆纳鞋底。坐着一色的矮凳，低头围成一圈，下针顶针，呼呼扯动鞋底线，也扯着家长里短。说着说着，有

人“哎哟”一声，针尖刺破手指。一个女人起哄：“嘿嘿，心里走野，想男人去哒吧？”“你咯堂客，尽是歪心思，自己想咯事，自己坦白了罢！”女人噙着渗血的指头，巧妙回击。一阵哄笑，归复平静，又说起鸡毛蒜皮的事。

每次聚拢打鞋底，总有一两个小媳妇、小妹子跟着学。有时小媳妇涨红着脸，怎么使劲，手里的针杆也拔不出来。几个人换手尝试，龇牙咧嘴，均未拽出。终究还是老姜辣，戴老花镜的针线老把式有耐心，缓缓摇动针脚，巧使蛮力，倏地扯出来。相互切磋一番，时辰不早，绕起鞋底线，各自回家做饭。

做鞋赶急，白天事多，晚上挑灯夜战。简单吃过点心，洗脸洗脚，端出针线筐箩。煤油灯灯火昏暗，走针不准，特意扭高灯纱，屋子里顷刻光亮许多。女人坐着靠背椅，低头弯腰，凑近鞋底，一针一针找位置。夜里安静，针脚摩擦针抵的嘎嘎声，拉扯麻线的呼呼声，屋外虫鸣的唧唧声，相互唱和，格外清晰幽深。橘黄灯光的透射下，麻线擦起的尘屑，袅袅地往下飘落。女人似乎定格于那团柔和的光里，一直没有起身歇气。接近丑时，鸡叫头遍，鞋底增添一小片线脚。女人眼皮开始打架，针尖间或戳痛手指。连打几个哈欠，起身绕好麻线，收拾针线筐箩，悄悄挨上床沿。男人略略侧身，哼唧两声，继续鼾声如雷。

鞋底走针，便随身捆绑了女人们的空闲。鞋底不离手，饭余钉几针，午休打一行，晚上走两排。抽空见缝插针，停停打打，一双大人的鞋底，短则一两个月，长则半年，方才完工。打成的鞋底，又需以铜钉锤敲打严实，压平线脚。左手扶住鞋底，右手挥起铜钉锤，如铁匠修整成型的锄头页子，举得重落得轻。手捶累了，小孩子自告奋勇，抢过铜钉锤，砰砰砰一顿乱捶。女人急忙制止：“咯要不得，咯要不得，捶起鞋底高低不平，版型会走样。”抓住孩子的手，示范说：“是咯样，左手压稳，锤头一路挨着捶过去。悠悠和和，匀称用力，来回捶几遍，鞋底又平又紧扎。”

千层底，万头线，一双鞋底，耗费女人千斤心力。歇过几日，拼拢后跟，折好帮底，拿出带隐钩的木柄锥子上鞋帮。锥杆远比鞋底针粗大，女人咬紧腮帮，吃力刺穿鞋底，细心钩挂内线，用力绷紧外线。鞋尖帮子内里逼仄，反复钩挂几次，好不容易缝上一针。花费一两天工夫，上完鞋帮，缝上鞋襻，粘贴鞋垫，手指磨得绯红，一双崭新的布鞋总算大功告成。

女人起身，叫唤孩子：“哎，鞋做好哒，来试一下，看合不合脚。”穿着新鞋，孩子红着感激的笑脸，不自在地试走几步，憨憨地说：“长短合适，稍微有点逼脚，穿也穿得。”女人会心一笑，说：“新鞋当然逼脚，穿一段时间有点松，就刚好合脚哒。”孩子“哦”了一声，就想穿走新鞋。女人横眉高喊：“崽呃，旧鞋还穿得，新鞋留到过年穿。你呀，走路拖脚板磨鞋底，总爱朝水里泥里踩，鞋子新不得三天。快把新鞋脱下，好崽听话。”孩子脱下新鞋，女人用旧布包好，收进橱柜。

我母亲那一代，跟前辈姊妹一样，一手好针线活，意味着灵巧和贤惠。闺女出嫁前，都已会纳鞋底做鞋子，嫁妆里的贺郎鞋有好几双。那时，稍大些的妹子都学过做鞋，直到出嫁，也没见几个出师，贺郎鞋多请母亲们代劳。后来，干脆改送贺郎皮鞋，丢失了原本的意蕴。

记事起，我穿过母亲做的十几双布鞋，有带襻单布鞋、圆口单布鞋、后系带絮鞋、木屐头絮鞋、侧布扣高帮絮鞋。大约读完初中，或许要出远门住校了，介意土里土气，才正式告别布鞋。

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家里那双工厂生产的北京布鞋，一直未开封。平常穿惯了皮鞋，穿着机器做的布鞋，兴许感受不到手工布鞋的舒适，更找不回母亲倾注的温暖，不穿也罢。

隐功一生怀大义

——向战斗英雄罗亮泗致敬

■曹希荣

仲冬时节，单位组织开展党员主题活动，在衡南三塘镇罗亮泗村，祭奠了战斗英雄罗亮泗，参观了战斗英雄罗亮泗陈列馆。有感，特作诗以记之。

自古荆楚多奇士，衡湘走来罗亮泗；
保家卫国赴朝鲜，胸怀大义抗美帝；
首战云山炸坦克，英勇无畏又机智；
轰隆一声震天响，侵朝敌人命归西；

毁美坦克立头功，神州大地传功绩；
伤重转业回地方，守口如瓶从不提；
军人学习好榜样，故地乡亲无人知；
部队找寻数十载，遗德英雄已仙逝；
黄土一抔埋忠骨，海北天南绝信息；
不求闻达于诸侯，隐功埋名一辈子。

冬至

■刘君辉

冬至来了
我们要成为勤劳的人
要酿酒
要挂风肉
我们还要准备一把雪锹
去解救淳善的人

满口谎言的人
和淳善的人
都将被雪埋葬

衣衫单薄的人
善良的人
我们要解救
要让他苏醒
让他喝酒吃风肉

满口谎言的人
包裹得严严实实
会自己从雪堆里钻出来
拍拍衣服
若无其事地走在街上



腊梅花开

■蔡 英

郊外的公园里，我看到一株黄花满树的腊梅。远远望去，这棵盛开的腊梅，就像冬日里燃起的一堆火，也像深沉暮色里的一盏灯，把人心头烧得暖洋洋的，照得亮堂堂的。腊梅开了，春天就不远了。

我知道，腊梅悄悄打出黄黄亮亮的旗帜，就宣告了最冷的季节来临，天地间的阴气与阳气、冷气与暖流开始了最残酷的交战。乌云厚重，遮天蔽日地盖满天空。雪，纷纷扬扬自遥远而高深的苍穹落下，悄无声息地覆盖着大地。这样的时节，映射到人的心里，该是一种希望与绝望、热烈与冰冷、湮灭与生长的强烈交错。腊梅，凌寒而开，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孤勇与不管不顾的决绝。腊梅，花色明亮，香气馥郁，是这个灰暗时令里人们顽强的意念与精神。

腊梅，原叫“蜡梅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，“蜡梅，此物本非梅类，因其与梅同时，香又相近，色似蜜蜡，故得此名。”鲁迅笔下就写做“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”，而汪曾祺则是用花丝把“冰心腊梅”穿起来，清水养在白瓷盘子。“蜡”与“腊”，两字同音，花又开在数九寒天，叫着叫着就成了腊梅。北风愈盛，腊梅花开得越好，香气也越浓。裹在冰雪里的腊梅，有一种与世隔绝的高傲和威武不屈的风骨。外头冷，越显出腊梅内心的热烈与赤诚，它用柔弱的身体叫醒春天，唤醒万物，有种绝不屈服的气质。腊梅，即是花朵满枝，若要形容它，用“繁”“闹”“艳”等词总觉得不合适，它没有鲜艳的颜色，只是清新的浅黄，远看近看，都是静而幽。

冰天雪地里，腊梅发出淡淡雅雅的清香，让人感觉走进了梦境。其实，红楼一梦也好，黄粱一梦也罢，梦醒了，发现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。“白茫茫真干净”的意象，正是对应了腊梅花开的季节。其实“真干净”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消失了的状态，而是什么都有，什么都经历过之后的归零状态。就像《好了歌》中的“好了”，正是经历过世间所有的繁华富贵和花团似锦的“好”，最后才悟出一切成空的“空”和“一了百了”的“了”。在腊梅的指引下，北风鼓足了劲往前跑，跑到最冷的地段，突然像受了某个指令，马上掉头往回跑。这时，出现一个小小的停顿，之后的温度湿度等数字，便要从零往上数。空是万有之始。白茫茫的大雪之下，正孕育着各种声、各种色、各种各样的可能。腊梅花谢了，则宣告着冷暖大局已定，新一年就此开始，万物将在泥土里慢慢苏醒，蓄积能量，待春天发力。

其实，人的一生就像花的历程，一个花期仅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环节，每个花期必将经历一次辉煌与失落。只有紧紧地扎根于泥土，勇敢地接受日晒雨淋风吹霜打，才有开花结果的根基和营养。